

同名电影由李连杰、黄圣依、林峰、蔡卓妍、文章等联袂出演!



一场法与情的交战 一次礼与欲的纠葛 一段人与妖的孽缘
千古传说 最新演绎

白蛇传说

BAISHE CHUANSHUO

杨子◎总策划
杨子 王克非 安小羽◎编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— 她曾 在 博 物 館 工 作 ， 一 直 以 來 在 博 物 館 工 作 ， 一 直 在 博 物 館 工 作
— 博 物 館 工 作 者 的 日 常 生 活

白蛇與研究

◎ 白 蛇 與 研 究
◎ 白 蛇 與 研 究 的 日 常 生 活

◎ 白 蛇 與 研 究 的 日 常 生 活

同名电影由李连杰、黄圣依、林峰、蔡卓妍、文章等联袂出演!



一场法与情的交战 一次礼与欲的纠葛 一段人与妖的孽缘
千古传说 最新演绎

白蛇传说

BAISHE CHUANSHUO

杨子◎总策划

杨子 王克非 安小羽◎编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蛇传说 / 杨子等编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303-13432-8

I. ①白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7248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800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170 mm × 240 mm
印 张: 15
字 数: 170千字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
印 次: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5.00元

策划编辑: 饶 涛 孙祥君 谢雯萍 责任编辑: 谢雯萍
美术编辑: 毛 佳 装帧设计: 锋尚设计
责任校对: 李 菡 责任印制: 李 啸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目录



第一章 见此一枝花 / 1

可这五百年呵，是我白蛇碧海青天夜夜心的五百年。
受足五百年的风，五百年的雨，五百年的日升月起，五百年的花落花开，五百年的乏人问津，五百年的自言自语。
经受了两个五百年，我才见到一个他啊。

第二章 曾几何时梦还非 / 16

妖之将死，其言仍惑。追逐多年，竟是为最终丧于法海之手？为什么？欲甚深。僭越本分，是谓“无礼”，故此佛祖要法海“替天行道”。替天行道的“道”，正是指：纵然情有可原，亦罪无可逭。

第三章 情关总关情 / 29

许仙坚定不移地想：我一定会再跟她遇上。佛不是说什么，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而她吻了我。那我们一定，一定等了对方几千、几万年了。为了再次与她相遇，我会再次等下去……

第四章 不知所起一注而深 / 41

法海并不是相信白蛇，而是相信他自己。他相信他的放行，会感化她的德性。承如多年前，能忍一啼一哭，令年轻的法海，放下血光四射的斩蛇刀。同是修道者，法海怎不知间中的辛苦与哑忍。他放过白蛇，便是放了他自己。他放过白蛇一次，便是放过自己多次。

第五章 独上兰舟分携处 / 51

在许仙尚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白蛇猛地把她推下湖，跟着跳下。水底波浪涤荡着两颗心，急急忙忙地贴住，两瓣热熟的，是树梢跌落下的樱桃红，只等人为了采摘，擦拭，驾驭。濡湿了的，不是身躯，不是唇瓣将出未出碎了的语，而是恒河沙数般不可算计的牵丝攀藤。

第六章 西湖寒碧与谁同愁 / 62

没办法了，只得破土分地。法海右手指天，左手垂下指地，随即拿起法杖，对住地面，大叫一声，“分！”顿时，犹如天崩地裂。地面顿时出现壮观的缝隙，缝隙下，只见烈火熔岩，滚滚火湖。法海飞身扑入。熔岩火湖中，热气蒸腾，这里的每一滴岩，每一滴浆，都能叫人烫焦。人间炼狱。

第七章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/ 67

白蛇思索千年，终于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她不愿甘做异类，受人指点。她要喝他们喝的水，吃他们吃的菜，跟他们一起生活，遵循他们的道理。她要走大部分人都在走的路。她害怕尘世之大，唯有自己是特别。那日以后，也许就都不同了……

第八章 长恨此身非我有 / 79

法海决定放下能忍，但要他争气，要他活下去。活下去，法海才能真正放下他。那日，白蛇说法海不懂情。法海很想告诉她：你错了。

第九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/ 85

能忍大哭。青蛇在一旁劝他。能忍仍不搭话，只一直在“控诉”青蛇，“骗子……女子都是骗子……骗子，你这个骗子。大骗子骗一世，小骗子骗一时。你不要学了骗就来骗我，技痒了又来骗骗我。而后就——匆匆离开我……”

第十章 聚散若匆匆 / 99

许仙从小就相信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。要得到最珍贵的草药，就要有勇气爬上最高的山；要熬制最好的汤药去医最凶猛的病，就要耗尽最多的心力。能够和白蛇在一起，不知道自己交上什么好运，但他知道幸运只是偶然，幸福不是必然。所以从今以后的每分每刻，他都会用更多

的勇气和心力，不是为了上山采药或熬药医病，而是为了让她幸福一辈子。

第十一章 醉眼看透禅心已失人间爱 / 107

白蛇不想见到许仙那么辛苦，要帮他。鼠精怕白蛇再这样帮下去，就快要见不到许仙了！白蛇笑言自己有千年之功，叫鼠精不必担心。自己做了人的娘子，就要做得像。势必要助许仙成家立业，替他光宗耀祖，叫他扬眉吐气！

第十二章 尔自是笑别人底却原来 / 123

那呆子还是那呆子，手中尚握着留有白蛇蛇血的法刀，一滴血即是百年功。可他那姿势多像初遇时，手中捏着一朵花呀。

白蛇念及彼时，心如刀绞，无论如何咬不下口，扳回自己的身子，直直落下两行清泪。蛇是冷血动物。但白蛇的泪是热的。若那时那刻有人问她，爱是什么，她会告诉他——爱就是含笑饮雄黄，任它肝肠寸断，在所不惜。

第十三章 当局者迷 / 136

许仙被众僧抬起，放置于大佛手掌心，顶上法钵罩下。罗汉大阵，众僧施法。殿外传来示警声，有弟子听到钟声慌乱而不安。法海吩咐他们护法，用金刚绳封住大殿内外。众僧的佛珠竞相连成金刚连锁。大法已经开始，不能中止，一旦中止，必见血光。这，也是法海所担心的……

第十四章 但只想有些年头 / 150

滔滔洪水中，白蛇把许仙抱于怀，随水势飘流到雷峰塔旁。白蛇化回人形，紧紧拥着许仙。许仙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到眼前的白蛇，犹疑了一下。许仙一脸茫然，已经忘了眼前人是谁。

第十五章 夕阳残照何处是归程 / 156

法海用一己之力抬起雷锋塔，让白蛇和许仙得以最后一见。佛轮漩涡巨大的吸力把白蛇吸住，硬往塔里扯。塔缓缓落下，终于镇下。许仙茫然看着，那一吻让他心头大震，誓要在此等白蛇出来。雷峰塔里，白蛇垂下最后一滴泪，滴在她浅紫的衣襟上。那刹那如千古的凝视……

第十六章 千里烟波江海寄余生 / 168

漫天飞雪，说来就来，未及声明，仿似所有偶然的必然。这景呵，似曾相识。是什么时候的事呢。

附 录

白蛇传说(番外篇) / 174

由《白蛇传》改编的影视及舞台作品 / 197

参考书目 / 203

白娘子永镇雷峰塔([明]冯梦龙编) / 204

第一章 见此一枝花

你还记得吗？

我还记得。

你还记得吗？

最好你已经忘掉。

1 法海

“师父，什么是贪嗔痴？”

“于外五欲染爱名贪；嗔者，于苦、苦具，憎恚为性，能障无嗔；而所谓愚痴，即是无明，诸烦恼生，必由痴故。”

“师父，那如何参透贪嗔痴？”

“以戒，以定，以慧。”

“师父，那，又如何戒定慧？”

“能忍。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“是，能忍……”

“是，弟子能忍在。”

“是，能，忍，啦！”

不记得哪位仙哲曾经说过：娶到一个好妻子，你会得到幸福；若娶到一个恶婆娘，你会成为哲学家。

我倒觉得，收徒亦完全如是。

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收徒传业，但我始终怀念有一年的春天。

那一年，冰消雪释，万物复苏。

那一年，我还很年轻。尽管如此，慧根早生，已获为数不少慕名而来的香客没迭声地喊“师父”，只因民间传闻我会捉妖。

我是个捉妖人。

捉妖是我的使命。

捉妖赐符这类三脚猫功夫普通道士都能做，并不稀得什么。而我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
我是被佛祖所选择的，佛法相依，可开天眼。遇鬼杀鬼，挡我者收！每一个妖精在我的钵内讨饶，各有借口无数。妖言从来惑众，岂可听信谗语。心一软，妖魔气便易侵入。

得道成仙的路，确是极难。但千妖万魔仍愿挤破头过独木桥。我便是桥（翘）客，冷冰冰地告诫他们：此路不通。

那一年春天，我沿江化缘，忽闻幼婴啼哭，便朝哭声走去。远

远却见钱塘江边游来半残木盆，盆里竟躺着个似未足月的婴儿，拨开水面，掬起他。说也奇怪，那婴儿见了我，立时止哭，张口来笑。

尔时灵山会上，造书天以金色优钵莲花献佛，佛陀拈花，瞬目扬眉，默然毋措，坐中无一有应对，唯摩诃迦叶破颜微笑。世尊则将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予迦叶，并言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即付囑于汝。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”

也许，这是佛祖的示意吧。“天地之大，你我无缘。”

我抱起婴孩，大步走去，翻过紫竹林，便是金山寺。

我只是没想到，孽缘也是缘。

那一年春天，林间树木格外繁茂，郁郁葱葱，似得了什么灵气，疯也似的向上蹿，争胜好强，唯恐不及。走了好半日，我坐于石上休歇，取素饼而食，逗弄能忍。是的，我将婴孩取名为能忍。人生七苦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。唯一解决之道，不过一个“忍”字。如不能忍，接续再忍；忍无可忍，从头再忍。

忍，是最大也是最深的行修。

正吃着，面前奇景教我顿时离不开眼。一处湿石，旁边竟不生任何花草，光秃秃一片，突兀非常，仔细瞧，有两条蛇纠缠其间，似在吞噬什么，一青一白，赫然相映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我揭杖而起，喝道：“业障，看我好打！”

正欲一杖挥下，一直咧嘴开笑的能忍大声啼哭起来，震落几片树叶。

好家伙，才喂你吃一口饼而已，谅以后好胃口。

面前青白，屈身叩饶，端得美艳好看。不知怎的，我不愿让能

忍初随我，便见血污。遂点化道：“你们好生修化，勿贪人间，进阶仙界，不枉我今日饶你们一命。否则功亏一篑，再难有行修之命。”

说完，收拾行囊，提抱能忍而去。

林间盘蛇，吐丝之声，犹似轻笑。

要到后来能忍才说：“要不放过，要全放过。虽是放生，却未放下，并非为放。”

要到后来才明白，原来当年并未放下过。

也要到最后方知，并非我选择了能忍，是能忍选择了我。

2 白蛇

“姐姐，你是看上他了吧？”

“他？哪个他？”

“啧啧，还装傻呢。”

“自昨儿个起，你就魂不守舍，人家摔下山谷去，与你有何相干，急得都吐丝了！”

“你浑说什么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是修为的一部分。”

丰茂草丛间盘桓着两尾蛇。

青的那尾调笑起来：“分明口不对心。”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。

白的那条将尾一甩，道：“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功德休”。

听来十分清傲的语气，只有两分是责怪：“你究竟是乌鸦修的还是蛇修的，恁多话。早知当年该让那和尚收了你去。”

“是是是，谁叫我欠了姐姐代为求命之恩，谁叫你长我五百年

咯，比我见多识广，又比我美……”

五百年。五百年不堪琢磨。

为何仙就是仙，所有的神仙不用炼，就拥有长生不老之躯。

为何人生来就是人，不用勤修苦练，更不用担惊受怕哪日露出原形。

我花了五百年想前者，又花了五百年想后者。

一千年过去了。

答案在风中飘。

五百年前我独自一人，五百年后我遇到了青青。

跟我一样，她是条青蛇。初时近乎墨，如今倒是越长越像紫竹林间的翠竹了，碧绿生青。

两姐妹不免有拌嘴时，青青常常不屑道：“你不过就是比我多修了五百年。”

言下之意，不言而喻。

我气得发颤，不住扭动全身。

五百年？你说得轻巧。

后五百年，因遇着她，两个人说笑打闹，时间倒还快些。

可前五百年呢，一岁一枯荣，光是想，都不寒而栗。

“你不过比我多修五百年。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。”

“我不是比你多这五百年，而是永远比你多这五百年。”

“姐姐，你要的我要，你不要的我也不要。”

“你学我？”

“谁叫你长我五百年呢。”

区区五百年，宇宙洪荒，弹指刹那间。

可这五百年呵，是我碧海青天夜夜心的五百年。受足五百年的风，五百年的雨，五百年的日升月起，五百年的花落花开，五百年的乏人问津，五百年的自言自语。

经受了两个五百年，我才见到一个他啊。

佛陀问阿难，你有多喜欢。

阿难回答：我愿化身石桥，受五百年风吹，五百年日晒，五百年雨淋，但求伊从桥上走过。

我，白素贞，倾心一人之姿，几近阿难佛心。念于此，怎能不狂笑。

可我还是妖。人妖殊途，我并不糊涂。

青蛇闻笑，梭于铺青叠翠间，自在来去：姐姐又犯痴！

人有什么好，肉是咸的，臭脏死的；仙有什么好，肉都老了，还老不死的。

姐姐常说我不懂，可她懂又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苦苦营生，自小熬到婆，跟尼姑差不了多少。这不能做，那不能干，为积功德。哪一日才是个头呢。如我这般的妖才好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

生而不过一袭床，一枝花。

3 法海

妖精是怎么来的？

无数传奇，列传，忙不迭地诉说，然则多为才子佳人著书，恋来爱去，看不出什么名堂。仿佛妖精们天生就是来人间觅爱寻郎，而书生，统共不用念书求取功名，罔顾心思，专事风花雪月，等着被妖精爱，爱完便被吃掉。也有没被吃的，大约是不贪嘴的精怪，但也不幸去掉半条命。饶是千变万化，总之不离其宗。

至于妖精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自古也没人说得清楚。

有位我的前辈，取道西域，在求真经的路上，曾对他的四位模样古怪的徒弟说过这么些个颇有哲理的话：“人和妖都是妈生的，不同的是，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……做妖就像做人一样，要有仁慈的心，有了仁慈的心，就不再是妖，是人妖。”

这话有点意思，但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我还没有想明白。

能忍问：“何谓妖？”

我回答：“仙、人、妖、鬼，除人以外，位立仙与鬼之间的，就是妖。”妖时好时坏，左右不靠，难以立判。

当然，后面的几句话我没说，说出来，能忍大概会糊涂，因为这一节，为师的也并不比他更不糊涂。

“我们除妖，是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扰乱纲纪，为天理所不容。”

“什么是纲纪？什么是天理？”

“纲纪就是三纲五常，人类秩序的规范，自古已然；天理比纲纪则高一点。”

“高了哪一点？”

“高就是高，还有什么一点点不一点点。”

这小子……整天在想什么。他拾掇柴薪，若有所思地拨弄，烟冒起来，把我给呛得乱咳，犹如他的问题。

“师父，既然天地孕育了妖，妖为何不能存在？妖既然已经存在，那他们就应该是天理啊。”

“能忍……你该去睡了。”

“可是师父……”

“能忍，你真的该去睡了。”

这是能忍幼时。我怎么给他解释，天理本身是不可以质疑的。

他必会追问，为什么天理是不可以被质疑的。

这个嘛，我也还没有想明白。

如果明白的话，干吗还修行。

啃烤白薯，仰望星空。

一袭袈裟，一串念珠，一双艺鞋，一只孟钵，一身坚骨，一杯愁绪。

对。

当年的我，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，治愈系和尚。

天空长着好多痣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

丢开远目，转看能忍，他熟睡的模样似幼兽，蜷曲身形，将己